

十七世紀西伯利亞情勢之發展
與中俄早期關係



陳逢申著

6739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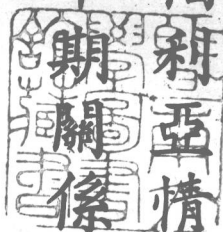
D829.512

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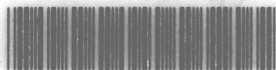
港台書室

私立東吳大學
中國學術著作獎勵委員會
叢書之九十五
本書出版費用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撥助

十七世紀西伯利亞情勢之
與中俄早期關係



陳逢申著



90095075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初版

十七世紀西伯利亞情勢之發展
與中俄早期關係

基本定價：
精裝本 伍元 美金陸元
平裝本 叁元 美金肆元

國外定購另收郵費
精裝美金四角
平裝美金四角

著者 陳 逢 申

地址：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一三四號
電話：七〇七一—一〇四

出版者 私立東吳大學
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

地址：臺北市士林外雙溪東吳大學
電話：八八一—八九四

承印者 大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西藏路二五一巷八號
電話：三〇三一—四四九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趙序

俄人自萬曆九年（一五八一）越烏拉山東進開始拓殖西伯利亞，七十年間，拓地範圍東抵俄霍茨克海、南至貝加爾湖，廣達五百餘萬平方公里。其後廣續擴展，於順治初年前後已威脅到中國北疆。及至中俄尼布楚條約和恰克圖條約（含所附界約）簽訂，俄羅斯已儼然成爲地跨歐亞兩洲的陸上帝國。十九世紀中葉，俄再乘英法叩關時機，攫取黑龍江以北、庫頁島、及烏蘇里江以東諸地，進一步夥同海洋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進行殖民侵略。百餘年來，俄國遠東政策的長程目標和其他列強容無巨大差異，但所扮演角色卻大爲不同，對遠東特別是中國所造成的區域安全影響也最深遠。主要原因，是俄國爲大陸型帝國主義國家，其殖民活動以兼併土地爲最後目的，而且不能容忍殖民地或被征服邦國的觀念與制度和本國有任何因地理距離所造成的差異。俄國殖民主義這一特質，不僅對東歐、近東、中央亞細亞，即對東西伯利亞和毗連的中國北疆，也同樣適用。因此，近代中俄關係的矛盾和癥結，應該從這一脈絡來觀察。

俄人最早於十六世紀末葉在托布爾河（R. Tobol）上建托布爾斯克（Tobolsk）爲經營西

伯利亞的根據地。從十七世紀起，俄人概略循西伯利亞的河流水系向東發展。一六〇四年在托姆斯河畔托姆斯克（Toms），一六一九年在葉尼塞河上建葉尼塞斯克（Yeneseisk），一六三二年在勒那河流域建雅庫茨克（Yakutsk），一六四三年俄人進入阿爾丹河（R. Aldan）轉入黑龍江（R. Amur），一六五二年經色楞格河（R. Selenga）和因哥達河（R. Ingoda）東趨建尼布楚城（Nerchinsk）。早在西伯利亞鐵路系統建立之前，利用河流水系作為拓殖模式，具有深遠意義。因為當時俄人估算，只需分段在西伯利亞河流之間挖掘全長約二百六十英里的運河，即可溝通從裏海到太平洋的水路運輸系統，把歐洲、俄羅斯與遠東殖民地聯為一體。這一水路運輸系統，當然包括黑龍江和混同江在內。

十七世紀俄國積極拓殖西伯利亞，可視為莫斯科西伯利亞局（Sibirski Prikaz）遙控時期。換言之，截至彼得一世即位（一七〇八），西伯利亞仍屬所謂殖民特區，不入地方建置。俄國拓殖西伯利亞的最終目的，在於打通太平洋出海口暨在日本海尋求不凍港。不意當進入黑龍江後，即與中國正面接觸，進而受挫於雅克薩，最後藉尼布楚條約之簽訂而暫時被阻於黑龍江之外。但俄人並未放棄此一夢想，然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脅迫中國簽訂璦琿、北京條約後始告實現。

俄國取得東西伯利亞的「合法」領土權，後遺症相當深遠。俄國插足遠東國際權力政治的門

爭，由十九世紀以迄於現代，除中國直接承受到巨大傷害外，遠東的區域安全甚至世界和平，也無時不在沉重的威脅之中。爲瞭解造成這種情勢的背景，有必要對俄國早期經營西伯利亞的史實作深入探討。陳逢申女士這本書，無疑地爲這一探討提供了新的線索。

本書使用了相當豐富的材料，除西文部份稍弱外，大抵稱得上詳盡。不過，有關尼布楚條約簽訂經過，蘇俄於一九七二年公佈了所謂的哥羅溫報告，在國際組織中散發。這部份資料的說詞，包括條約文書，與通用資料內容自然有出入。不過可理解的是，蘇俄目的在利用有利本身的「原始報告」，來打穩與中共進行邊界交涉的立場。因此，其真偽也就很難說了。

本書是一份有關中俄關係史的專題研究，也是一本有用的參考讀物。在外交史研究的範圍內，相信本書能填補很重要的一段空缺。

趙中孚

民國七十五年三月二十日
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自序

「西伯利亞」係十七世紀間出現的一個新地名。在此之前，這片位於中國北方、歐俄東方的權力真空地帶，由於一片荒漠、尚未開發，故鮮爲人知。但自十七世紀產生變化以後，西伯利亞不僅成爲俄羅斯在亞洲方面領地的統稱，同時以其南部邊境與中國接壤，因而開啓了中俄早期關係的序幕。

近數十年來有關中俄早期關係史之研究，由於中外學者治史態度與方法日趨嚴謹，蒐證求新不遺餘力，再加上官方所公佈的檔案史料日增，故學術專著相繼問世，研究成果斐然可觀。其中日本史學界近年來關於我國邊疆的論著十分豐富，除了利用傳統的漢文史料之外，還引用突厥、蒙古、滿州語等土著史料從事研究，顯著地改變了過去北亞史的研究常識。中共史學界則大量採用俄國史料於研究上，但由於其滲入太多的意識批評，見解有失客觀，因而降低了史料研究的學術價值。至於國內若干研究中俄早期關係的論著，不乏取材豐富、論述深入者，對於後學嘉惠頗多；惟在討論中俄早期關係之發軔時，或自俄人入侵黑龍江流域寫起，或對俄國開拓西伯利亞之

前因後果未能加以申論，易使讀者誤爲中俄關係自十七世紀中葉方才開始，西伯利亞落入俄國掌握與近代中國之局勢亦毫無關聯。作者有鑒於此，乃不揣譾陋，以俄人進佔西伯利亞爲經緯，探討此段史實之過程及其對於中俄早期關係開展之影響，并討論尼布楚條約在此一層面上的意義與得失。而最終目的則欲藉此揭發沙皇政府侵華野心之底蘊，促使國人認清近代中國之無窮禍患主要種因於帝俄蘇俄一脈相承的侵華政策，并希望能使國人明瞭西伯利亞對我中華民族之重要性。

本書撰寫期間，承蒙李國祁教授、趙中孚教授的悉心指導；李念萱教授、王更生教授的鼎力協助；蒙藏委員會資料室提供寶貴資料；覃事祥先生、廖秀蘭小姐的不斷鼓勵；李永麟先生的熱心校稿；大學同學沈育美小姐的中肯建議；家父母的關懷勉勵及外子廖貴地的體諒支持；並承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補助經費，始能順利付梓，隆情厚誼，衷心至感，特此謹申謝忱。唯作者才疏學淺，書中錯漏疏失之處當爲不少，尚祈學者先進不吝指正。

十七世紀西伯利亞情勢之發展與中俄早期關係

目次

序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西伯利亞情勢發展之歷史背景	六
第一節 西伯利亞的地理條件	六
第二節 西伯利亞的民族與政治組織	九
第三節 中俄拓疆政策之差異	一二
第三章 俄羅斯進佔西伯利亞之過程	二五
第一節 對西伯利亞西部的拓展	二五
第二節 對西伯利亞中部及東部的拓展	三二
第三節 沙皇政府的拓殖政策	三五
第四章 中俄在黑龍江流域之衝突	四二

第一節	中國對黑龍江流域的經營	四二
第二節	沙皇政府之遣使清朝	四八
第三節	中俄之衝突及雅克薩戰爭	五四
第五章	中俄尼布楚條約之簽訂與檢討	七六
第一節	尼布楚談判及簽約始末	七六
第二節	尼布楚條約之得失與意義	九〇
第六章	結論	九八
附圖、表及文		一一〇

(一) 附圖一：蒙古帝國擴展圖

附圖二：十七世紀西伯利亞民族分佈圖

附圖三：一七五〇年以前俄羅斯向東擴張圖

附圖四：十七世紀俄人進佔西伯利亞路線圖

附圖五：十七世紀中葉俄人入侵黑龍江路線圖

附圖六：尼布楚條約規定的中俄國界

(二) 附表：十七世紀俄人在西伯利亞所建城市一覽表

(目) 附文一：一六一八年明神宗致俄皇國書中俄文對照

附文二：一六七〇年米樂凡諾夫出使中國所攜帶之沙皇國書中俄文對照

附文三：尼布楚條約之拉丁文正本

附文四：一九七二年公佈之俄使果羅文報告原文

徵引文獻

索引

徵引文獻	一二四
索引	一三四

第一章 緒論

西伯利亞（Siberia）①位於歐亞大平原北部，東濱太平洋，北臨北極海，西以歐亞分界嶺烏拉山脈（Mt. Ural）與歐俄毗連，南與俄屬中亞、中國大陸接壤。此一廣大地區，東西長達八千餘公里，南北相距三千六百餘公里，面積共一千二百七十六萬六千餘平方公里，約佔地球陸地的十分之一，為世界上幅員遼闊且資源富饒的一大地理單位。

西伯利亞因地處高緯，氣候趨於極端，約有四分之三的地方屬於凍土地帶。就整體而言，西伯利亞在傳說時代自然環境非常惡劣，不僅豐富的資源無法開發，而且適合人類居住之地甚少，自古以來只有少數當地土著及游牧民族依賴漁獵或游牧維生。迨十三世紀初葉位於南方的蒙古人崛起，勢力範圍迅速擴張，除了南下征服中國建立元朝外，三次西征的結果更震鐸歐亞兩洲，造成所謂的「蒙古旋風」（又稱黃禍 Yellow Peril），幾乎改變當時國際政治的均勢狀態。西伯利亞西部即於此時籠罩在蒙古權勢之下，達三世紀之久，直到十七世紀才被東進的俄羅斯勢力完全取代。廣大而荒漠的西伯利亞在十六世紀末葉以前，由於各地零散的政治組織並未統一，而且

蒙古勢力衰退後所分裂出的諸小汗國又相互傾軋，因此呈現出一片「權力真空」(Power Vacuum)②的狀態，與鄰近兩國——中國與俄國形成極為強烈的對比。

就位於西伯利亞南方的中國而言，自從秦漢一統後便以優越的歷史文化傳統及廣袤的地理疆域兩大特點，雄踞東亞，威震鄰邦。在整個歷史演進的過程中，僅有北方游牧民族多次憑藉強大武力威脅中國，但即使能入主中原奪取政權，却未能真正撼動中國文化的根柢，反而先後被加以同化，因此中國的地理疆域往往是隨著文化圈的不斷開展與民族的融合而漸次擴大。不過，基於北方游牧民族的長期為患③、農業民族愛好和平的民族性以及南部氣候和人文較適宜農業發展等因素使然，中國文化及政治的核心便由最初的發祥地——黃河流域逐漸向南方淮河、長江與珠江流域步步推進。至於中國北方，早在戰國時代，為防禦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擾，已有長城之築，東北及其以北地區自此被視為邊疆不毛之地，直到漢武帝時勤遠略，將農業社會的範圍一再向北擴展，北伐匈奴置朔方郡、西通西域，中國由東北至西北整個北方的國防線才趨於完整。此後，中國的東北疆域雖是隨著國力強弱而稍有消長，但根本上並未有向農業民族難以生存的西伯利亞長期拓土之計畫與需要。

再就位於西伯利亞西方的俄國而言，這個以東斯拉夫人(Eastern Slavs，即斯拉夫民族

）爲主幹的東北歐國家，遲至九世紀才出現一初具國家雛型的部落聯盟——基輔公國（Principality of Kiev, 882-1240），十世紀間又由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傳入希臘正教（Greek Orthodoxy，亦稱東正教），字母、藝術等東羅馬帝國的典章文物制度。十三世紀初葉蒙古第一次西征時，基輔公國聯軍慘敗，歐俄南部成爲成吉思汗長子朮赤封地的一部分。十三世紀中葉蒙古再次西征討伐欽察和俄羅斯諸部，當時俄境內仍是小國林立且彼此爭鬥不休的局面，故自拔都由西歐返回南俄草原建欽察汗國（Kipchak Khanate, 1242-1480，西史上稱金帳汗國 Goder Horde）之後，斯拉夫民族被蒙古人所統治，歷時兩百四十年。在蒙古統治期間中，以莫斯科公國（Moscovite State, 1261-1547）歷任王公最爲恭順，自伊凡三世（Ivan III, 1462-1505）繼任後，又利用統治者所賦予的特殊地位與特權兼併鄰邦、充實國力，一躍成爲各公國的領袖人物，莫斯科亦漸由城邦擴展爲領導全國統一的核心力量，終於在一四八〇年（明成化十六年）拒向欽察汗阿哈密德（Ahmed）納貢並擊敗蒙古軍隊，脫離蒙古的羈絆。伊凡三世領導獨立之時，君士坦丁堡業已陷入土耳其人之手，他便以東羅馬帝國之正統自居，自稱「沙皇」（Czar, Tsar）④或「全俄羅斯的霸王」（Sovereign of all Russia），欲建立君主專制的極權政體，從此「俄羅斯」（Russia）一詞變成國名，而原有政教合一制（Caesa-

ropanism) 的正統教會亦與君主專制及其伴隨而至的農奴制度 (Autocrate Serfdom) 結合，逐漸發展成俄羅斯主要之文化精髓。伊凡三世在位期間，除了極力鞏固政權、建設莫斯科使之具有西方國都的形式外，爲了擺脫蒙古統治時期局限於歐洲內陸的困境，打開出波羅的海的通道，爭取不凍港口，乃一意向西擴張侵略。^⑤原來在蒙古統治期間，波羅的海東岸地方曾被瑞典、日耳曼、立陶宛、波蘭四國乘機分佔，使得俄羅斯西疆盡失，所以伊凡三世在位時雖也曾兩度派兵越過烏拉山向東侵掠，但是東進終非當前要策，而以向西擴展收復失地及拓展與西歐各國的貿易才是沙皇政府的重要課題。

由以上可知，在十六世紀之前，中俄兩國歷史發展方向幾可說是相悖而行。前者是往南推進的亞洲國家，後者是向西接頭的歐洲國家，橫互於兩國邊境間的西伯利亞在不被注意的情況下，無形中成爲中俄兩大政治勢力間的緩衝地帶。

不過表面上，西伯利亞雖是一片冰天雪地的荒原，實際上卻蘊藏著異常豐富的天然資源，政治上也佔有極爲重要的樞紐地位，而且南部草原一帶不僅是古代東西往來之要衝，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要道。自十六世紀以來，由於受到西歐列強向東殖民擴張風潮的影響，西伯利亞的緩衝地位已漸消失，如果中俄有一方把拓展領土或尋求富源的箭頭指向此地，原本權力真空的情況將難

以維持；換言之，即獲得西伯利亞主權的一方，勢必會對另一方的邊防構成嚴重威脅。

附註

- ① 關於古籍西伯利亞之譯名，有西畢爾斯科、錫伯利、細密里亞、西北里亞等數種，大致是因人因地而異其譯。至於西伯利亞此一地名之由來，國內有因鮮卑族或西伯爾城而得名兩種說法，筆者以為後者較可靠，而前者站在民族主義立場，過於牽強附會。參閱程發軔，中俄國界圖考，頁三一七。
- ② Cheng Tien-Fong, 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P.13.
- ③ 札奇斯欽，北亞遊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間的和平戰爭與貿易之關係，頁七；漢·司馬遷，史記匈奴傳，卷一一一，頁二八八—八七。
- ④ 沙皇是羅馬皇帝凱撒（Caesar）的俄文譯音，以前此一稱號只用於拜占廷皇帝和欽察汗。故伊凡四世加冕為沙皇不僅決定建立君主專制政體，也想步凱撒後塵向外進行大規模的侵略擴張以實現第三羅馬帝國的夢想。
- ⑤ 李邁先，俄國史，上冊，頁三九、八四。

第二章 西伯利亞情勢發展之歷史背景

若要探討十七世紀西伯利亞情勢發展之歷史背景，必須從西伯利亞本身的地理條件、民族與政治組織以及中俄拓疆政策之差異等三方面來作分析比較，以便明瞭為何中國始終忽視黑龍江流域以北之地的存在與價值，而俄國卻自十六世紀中葉開始對烏拉山以東地區的看法有了政策上的轉變。

第一節 西伯利亞的地理條件

以地形而言，西伯利亞可分為西西伯利亞平原、中西伯利亞高原、東西伯利亞山地三部分。西西伯利亞平原位於烏拉山脈與葉尼塞河（R. Yenesei）之間，為世界有數的大沖積平原之一，平原上地勢低平；湖泊廣佈，鄂畢河（R. Obi）由南向北流貫其中，春暖冰融時河水泛濫成極大的沼澤地帶。中西伯利亞高原為介於葉尼塞河與勒那河（R. Lena）間的結晶岩高地，整個地區因受兩河支流長期侵蝕而呈分割形狀；南部與中國蒙古接壤處山脈甚多，世界第一大淡水湖——貝